

旧时

●
维
一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旧时 宣武 门前 燕

维一/著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时宣武门前燕/维一著. - 北京:中国城市出版社,
2001.9

ISBN 7 - 5074 - 1310 - 1

I. 旧… II. 维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
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6388 号

责任编辑	何玉兴		
封面设计	红十月工作室		
责任设计编辑	张建军		
出版发行	中国城市出版社		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	邮 编	100013
电 话	84275833	传 真	84278264
电 子 信 箱	citypress@sina.com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		
字 数	209 千字	印 张	10
开 本	850 × 1168(毫米) 1/32		
版 次	2001 年 9 月第 1 版		
印 次	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		
印 数	0001 - 5000 册	定 价	16.80 元

·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·

2001

写在前面

1

即便是再平淡的人生，一生中也会多少会有几次命运的急转弯，且更不用提我们“生正逢时”的这一辈人了。

与上几辈的人绝对大不相同，与下几辈的人肯定也不会相同，我们曾经做过如下这些特殊的人生抉择：是造反还是不造反？是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还是同流合污？插队是到山西还是到云南？是考大学还是继续在工厂做工？是出国还是留在国内？是作学问还是赚钱？“TO BE OR NOT TO BE”，莎士比亚让哈姆雷特翻来覆去思考的问题的确也让我们煞费思量。只是什么时候才是真正需要抉择的关口，什么时候其实不过是一条似是而非的岔路，事到临头总是人言言殊。待到时过境迁，回过头去看，我们这才多少明白一些当年决定的利弊得失。

或许这就是人过中年便喜欢怀旧的缘故罢。其实

旧时重武门前燕

怀旧不外乎出于两种心境，极端的例子是：或者早年的锦衣玉食，眼下的一贫如洗；或者过去的一文不名，而今的腰缠万贯。总之，先后的境遇有了差别便会有感慨，差别越大，感慨越多，怀旧的情绪也就越浓。不过就我们常人而论，其实既无身败名裂的机会，也无暴然陡富的缘分，只是人生总会多少有些变化，或是家道中落，于是便有世态炎凉的喟叹；或是穷途知遇，于是便有忆苦思甜的感念。依我看，无妨把它们都一一记录下来，积腋成裘，也就成了一个时代的见证，且就真实而言，十个普通人的经历肯定会超过一个伟人的故事。

有了这番勇气和兴致，我就开始动笔写下往事，写下那些一旦时候久了恐怕会忘记的往日旧事。像是过门多年的媳妇，还是喜欢不时翻腾出箱底陪嫁的新衣，尽管知道式样已经不合时宜，但她看着高兴，那毕竟是年轻时候的风光；也像是拾荒的老汉，总习惯将亲手捡来的东西摆满一地，别人看到可能有些讨厌，可他不会在乎，他对这些货色敝帚自珍。况且现在坐在大洋彼岸的书斋之中，遥想当年，时空距离虽然都已久远，不想以往看不真切的地方如今反倒觉得毫发分明，或许还真是应了古人早就明白了的道理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

少年时代的同学也夫先生的鼓励和帮助是我首先要感谢的。没有他的筹划和建议，我的这些松散的文字肯定至今无法组合成集。

我还要感激这些年来王安电脑医疗信息系统公司、网络论文公司和康沃奇公司相继给了我一份像样的工作和薪酬，使我得以衣食无虞，如此方能够在假日，或在工余，抽得浮生半日，心闲气定地将我往日凌乱的记忆串连成篇。在美国如此现实的社会中，倘若没有这份生计，其余的一切免谈。

当然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，多年的患难与共，相濡以沫，没有她的支持与督促，就连这几篇不大像样的东西我也是断然拿不出手来的。

维一

2001年6月4日于波士顿市郊寓所二闲堂

(E-mail: WEIYI@EDUBRIDGE.COM)

目 录

1 / 写在前面

上 篇

3 / 红叶恋枝

9 / 霍先生的五次插队

25 / 忆冯爷

43 / 汉斯的“三十六计”

51 / 李家小院

63 / 没有墓地的陵园——记亡友育海

75 / 淘书最忆是荒唐

89 / 忆光直先生

105 / 记朋友郁君的死

117 / 斜街

- 125/功夫在诗外
133/建福宫大火、太监及其他
143/冬舅
155/锡庆门行走
167/旧时宣武门前燕
179/留声机

下 篇

- 191/两处康桥的回忆
201/前朝余韵——偶访蝗虫谷宋美龄旧居
213/总把新桃换旧符——初访荫余堂
225/玛丽诺修院的随想
235/《音乐之声》以后的故事
245/想起魏敦瑞
259/《自新大陆》
269/寻访《平安夜》
277/莱茵话旧
287/开封犹太教“脱拉”的流散
299/如麻的往事——从科索沃战事想起

上篇

红 叶 恋 枝



每年深秋我最喜欢采集红叶的地方——威尔斯理学院的懋冰湖畔。秋色让人平添怀乡的思绪。

京

城今年夏天的暑气煞是逼人，十分嚣张。临行前波士顿已有丝丝凉意，我也刻意选在立秋之后才返京，可是在北京机场一走下飞机，热浪便劈头盖脸地袭来。阔别十年的旧地如今是实实在在地到了，我却好像幼时暑假一心一意赶到什刹海或是陶然亭游泳池，跳进多日未换池水的浑水之中，既有

旧时宣武门前燕

一大片快意，但也还有一丝悔憾。

十年未归，临行前友人断言我定会有“近乡情怯”的感觉。可是老实讲，回到京城之后，我倒真是丝毫不觉，因为与其说是返故里，倒不如说是在逛新城。城墙当然是没有的了，城门楼子也就剩了孤零零的那么几座，我离开时这些建筑就早已拆除，这本都在意想之中，所以也就少了这份感触。

难的是胡同少了许多，四合院拆了不少。脚步走到幼年时在宣武门内居住的旧宅面前，距离不赢数尺，竟然毫不认得。厚重的红漆大门被简易的木板门代替，门墩早已不见，影壁也已拆除，院子中更是面目全非。出来信步走到西单牌楼一带，“又一顺”、“元长厚”、“同春园”早已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“爱特康”、“摩丽丝”之类不知所云的洋名店铺，进去稍加浏览，不过也是衣服鞋帽之类罢了。后来发现就连北京图书馆里开设的字号也唤做“莱博瑞办公用品商贸中心”，经人点拨之后方才领悟“莱博瑞”三字原是英文“图书馆”的音译，这时便领略到什么叫“时过境迁”和“物换星移”的味道了。

东单头条到三条之间早已拆个精光，玻璃钢铁匣子般的建筑便挤了进来。据云其中的筹划曾有无穷的奥秘，非一言一语所能道尽。但无论如何，官场上尽管人来人往，大楼还是只管往上建。背后有香港地产大亨在撑腰，楼房盖的便也是一派其奈我何的骄顽模样，其实环顾周围，石室森林中的大厦们哪个又不是一付得意洋洋的神色呢。

到处是工地，到处是爆土扬烟。五百年纹丝不动的北京城，自从拆掉城墙之后，这算是又动了一次大手术，伤筋动骨

哇！

倒是从前门外大栅栏到琉璃厂一带还是旧日景色。刚到京城的两三天正好有一阵难得的小雨，我正穿过门框胡同，拐进杨梅竹斜街，奔琉璃厂东街而去。雨点打在地上，溅起道边的尘土，一股土香味竟还是幼年时分的气味！第二天的《北京晨报》上就登出读者的问询，说是日前雨后在天边看到了大朵大朵的堆积云，是否为异常天气现象。报纸则解答，这是极为正常的云彩，只是由于北京多年笼罩在污染的空气之下，十多年已罕见这蓝天之下的白云了。所以也就难怪，没有怎么见识过北京好天气的年轻人，竟把好天当做怪天了。

说与一位老者听，相对无言。告辞时，老者介绍了一篇奇文，乃是出自当今京城里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四十多年前的手笔，刊在1955年的《学习》杂志10月号上，题为《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》，文中道：“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，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；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，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，交通十分不便，可是，梁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。”

骂的是梁先生，毁的可是祖宗的产业。拆掉了城墙，推倒了牌楼，无奈那是一个自毁家财却喜不自胜的年代。梁先生总算幸免于难，可是同气相求的陈占祥先生到底还是在劫难逃。所幸的是骂人的这等角色当年还没有现在这般吃香，政府到底没有听了他们的话，故宫总算还是保了下来。不过如今旧文重读，真有千钧而悬一发，其势危如累卵的感觉。

惶惑之中便想到去香山做一郊游。于是起个绝早，走的是

见心斋、双清别墅、玉华山庄、森玉芬这一路。仍然是十多年前的样子，树木葱茏，偶然还有几只松鼠横过道边。这时才仿佛旧日离我们还不太远，喧嚣尘世里逼人的暑气也减了几分。林间仍有吊嗓子的老者，只是加杂在《洪羊洞》或是《定军山》的唱段之中，另可听见五六十年代的大众歌曲如“抬头望见北斗星”之类的尖嗓细唱，或许这也是在怀旧吧，只是恋情不同而已，旋律之间便又有了一道一道的隔世藩篱，人在其中，各得其乐，于是也就相安无事，各想各的心思去了。

山道上，虽说入秋，林间却没有一点秋意，可能还要再有个把两个月，便会有秋风送爽，天气倏地就要凉快许多。到时黄栌变色，如火如荼，漫山红遍，那才是游山最好的时节。我是等不到那个时候就要离京了，于是信手摘下路边的一片栌叶，还是嫩绿色的，但不禁使我想起了下面的往事。

记得那是逆境快要走到尽头的年月，云南的朋友有的回到了北京、上海，有的还在当地挣扎。我侥幸属于前者，但也终日无所事事，寄居在马神庙老北大旧址的西斋。自从北大搬进燕京校园之后，这座乾隆皇帝四女儿的和嘉公主府便成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办公处。院子里进进出出的好些人都是后来被政府和好事者逐一“发掘出土”的名士，当时我从旁观望，也曾呆想他们往日的风采和日后如果东山再起时应有的神韵。不想我的这些遐念日后却应验不一，方知世事的因果轮回原是由不得人的。

日子渐渐地也就到了九九重阳的时候，不知是朋友中哪一个突发奇想，建议无论是在西双版纳的，还是在北京或是上海的友人，都寄一篇毛笔书法来，归总一起办个展览，先在北京

我这里，然后再逐步寄到上海和云南去。睹字思情，也就圆了大家天各一方不能朝夕相见的思念。通气之后，众人都说好，于是就操办了起来。不及一月，竟也收到三四十幅，有的还是请人精心装裱过的，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因此兴致也就更加高昂。

在出版社中临时找个空房办个展览会并不难，教育不办了，教育出版社还办个鸟？那时也是个没有王法的年月，大院中有的是多年积尘的旧屋，书法收集妥当，我便撞开隔壁一间空置多年的小房，稍作打扫之后，便开始布置起来。挂一幅，众人就都喝一声彩，渐渐地，小屋的壁上就充满了众人的涂鸦。轮着下来打开的一幅是这么两句：“红叶经霜久，依然恋故枝”，这是仍在西双版纳的旧友阿城誊录一位当代诗人的诗句。尽管诗人不见得人人喜欢，但是他的这两句诗却着实让我欣赏。友人在附信中也说，诗眼就全都在一个“恋”字上了。众人夸过，想到友人仍在云南，于是就又都叹了一回。记得后来我把全部书法打包寄到上海，再后来就不知归属了。数年之后，在京的诸友在历经劫难后曾结伴在深秋再来香山赏叶，看到斑斑霜迹的红叶蜷缩在寒风中的枯枝之上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世事如浮云，如今转眼已是二十多年过去，当年的朋友早已各奔东西，斯屋斯物也统统烟消云散，只有这两句诗盘桓在脑际之中，不免黯然。

游罢香山，送我进城的出租汽车司机兴奋不已地指着山前的一大片土地，告诉我这里也都属于“开发区”。可不是么，偌大的一片片果林都已躺倒在推土机的巨掌之下，只是偶有枝叶露出土面。我放眼望去，也就只有指望山间的栎树林不在他



旧时宣武门前燕

信手一挥的范围之内。

回到波士顿，香山的一片栎叶加杂在逐年从美国东北各地采集的枫叶当中，形状、色彩都全然不同。这片栎叶未经霜欺，模样当然也就显得有些稚嫩，不过可以肯定，如果不是我采来的话，它断然还会留在枝头，直到冬日，然后凋零落地，腐烂成泥，完成一个必然的生物周期。只是由于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，如今它却躺在异国，躺在我的案头。

红叶既要恋枝，于是惟愿故枝仍在。从故国归来，我作如是想。

1999年9月9日。



霍先生的五次插队



昔日师大二附小，现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。这是后来开在手帕胡同的正门，原门在东铁匠胡同。

前

几天，霍太太收拾书房里的文件柜，在乱得像碎纸机一般的柜子里居然找出来霍先生的初中毕业证书。上面写着：“学生霍××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本校初中三年级学习期满准予毕业。北京第四中学革命委员会”落款的时间却是“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”。